



2019年9月的一个清晨传来噩耗,吴贻弓导演走了,这不啻是个晴天霹雳,让我呆坐了许久。脑海里顿时纷纷扬扬的,都是河西走廊的断断续续,有大漠孤烟直,有长河落日圆……

“你做减法,观众就会做加法”

宋春丽

那天我们要拍日落,日落的速度是极快的,特别是在戈壁滩上,只有五六分钟时间,那火红的球就会无影无踪,留下漫天的霞。所以要抢。我在影片中有一句台词“明天还会升起来的”。我理解,这是姐姐在西路军遭到重创后,仍对革命充满信心。于是在表演上很凝重,在“明天”两字后面还顿了一下。导演迅速从远处跑来,“不要这样说,不要这样说!把一句连起来,平淡说着,像说一句生活中的话那样说!让观众自己去理解你心里那个意思!观众不是傻子!”我当时没理解,但是执行了,他是对的。

和吴贻弓导演仅有的一次合作是在兰州拍电影《姐姐》,那时他刚因电影《城南旧事》拿到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大奖,而我虽然拍了几部影视作品,却正苦苦寻求着突破。老天爷赐给了我这个机会……

1983年初,我同摄制组主创人员一起去河西走廊体验生活。在行车途中,吴贻弓导演给我们反复播放鲍罗廷的音乐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。他跟大家说这就是未来影片的一种感觉,那种朴实动人的旋律和诗一般的意境就是影片所追求的风格。那次,我知道了鲍罗廷,知道了中亚细亚,意识到了音乐同电影密不可分的关系,至今这支曲子也是我最爱的,时不时会放来听听。

「老似名山到始知」

刘荒田



阿斯特夫人和丘吉尔吵架,因出言“如果你是我的妻子,我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”,而后者回以“如果你是我丈夫就喝了它”而出名。她还有一名言:“说我不止52岁,我是不会承认的,尽管这样做,会使几个儿子‘非法出生’。”否认归否认,老必如期而至,问题不在它能否抵挡,而在于:自然规律制约下的最后一段是不是那么可怖?别问对着妆镜细心寻找白发、狠心拔掉的男人和为了遮掩鱼尾纹而乞灵于资生堂的女人,他们只进入前中年,未足与言老境。“发无可白”是古人为“老”定的标准之一。今天有染发剂、植发技术,兼以寿命延长,可推迟至七十岁以后。

衰病如影随形的“老”,好在哪儿?想起卢梭的名言:“十岁受诱惑于饼干,二十岁受诱惑于情人,三十岁受诱惑于快乐,四十岁受诱惑于野心,五十岁受诱惑于贪婪。”七老八十呢,“饼干”即口腹之欲,因食欲消减加上消费习惯成性,已退居次要。“情人”即肉体欲望,因荷尔蒙衰退,大起大落的爱情既承受不起,也失去渴望。“野心”即所谓“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”,这种热情接近熄灭。

然后,“老”干干净净地出场。在这年龄段,如摒除病,负累之少是前所未有的。知青年代读普希金的诗,有一句:“天啊,你有了老婆儿女,这是万恶之根源!”胆战心惊。它所揭示的,乃平庸之恶——为一家子免于饥寒,老子豁出去了!而况,豁命“师出有名”。如今,当儿女也将进入“空巢期”,老人只须照顾好自己。很少义务,很少牵挂,很少顾忌的老年,拥有经济和思想上较多的自由。可以拒绝利的诱惑,因为“好歹攸下一些”,犯不着作贱自己。可以不说违心的话。从前,老板说了笑话,你不敢不笑。如今,老板没有了,让你恶心的邀请参加饭局,你严词或托词拒之均可。你一直不予认可的事物,均可提出直接或曲线的批评、讥讽,至低限度报以沉默,冷眼。献媚是与赞美屈的芬芳同等的下作,你有底气完全抗拒。年老的你,选择洁身自好,坚守有所不为。

一般而言,生命的较高境界,是岁月砌叠的。意大利天才作曲家普契尼身故后的1926年,他的杰作《图兰朵》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次演出。在第三幕,柳儿高唱之后以身殉情,此刻,指挥家托斯卡尼托尼放下指挥棒,转过身对观众说:“伟大作曲家普契尼写到这里,心脏停止了跳动。”他两眼含着晶莹的泪水。普契尼只活了66岁,只算“初入”老境。2021年1月,在美国纽约,96岁的大师级作家王鼎钧先生举办线上讲座,我们聆听他的妙语,领略的是“全老”的魅力。老人家幽默、通达,语浅意深,谈疫情高发期城内义工一次次给老弱家庭送食物的趣事,逗起一波波笑声。

这么说来,“老”提供了一生中最后也是最佳的田地,让你栽下美好的植物,从而观赏姹紫嫣红。但须耕耘,照料。法国著名植物学家、道德学家罗斯丹说:“只要你还在寻索什么,那就一点也不老。”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引了一句陈古渔的诗:“老似名山到始知”。人生最后一程风景,远看一看,可能只见龙钟;凭空臆想,也许只皮相。必须亲临,方明白层峦叠嶂,艰难和莫测中含风光无限,飞瀑清泉映照明达和悲悯。单是“入山”,全程有平坦,有缓坡,有悬崖。徒步还是拐杖、轮椅、担架,讲究太多。这一“名山”如果进不去,是莫大的遗憾。

在遥远的北冰洋上有这样一个群岛,它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北居住点,有着两千六百人,而北极熊却超过三千六百头,是一个真正“熊出没”的地方,更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条法律:岛上不允许死人,不过这条法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打破了,一位年轻女孩在镇后的山上不幸被北极熊咬死了,于是政府再加一条规定:所有人员出镇必须携带枪支。为了一探这传说中的“最北之岛”,几年前我与好友一起踏上了这神秘之地——斯瓦

尔巴群岛。十一月,这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,太阳在云后刚爬到半坡就匆忙下山去了,没有真正的白天,朝霞接着晚霞,连绵无尽的雪山沿着

孤烟落日 曲尽其美

张大文

直,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,都护在燕然。唐朝王维这首五律《使至塞上》的魅力所在,是启发我们读者和他一起,面对孤烟、落日这两个意象,不断调整角度进行观察,以收审美之效。

在辽阔无垠、沙浪柔和起伏的黄金般大漠上,硕大无朋的太阳喷射着万道金光,依约徐徐西沉。一种大气豪放自天降、大地有各自承担的气魄在心中油然而生。在另一边,烽火台上的狼烟先是滚滚升腾,后是袅袅向上,受阳光而疯长,得晚霞而弥坚,既扎根于大地,就努力以顶天。风吹不斜,沙蒸不偏,啊,垂直之美仰天叹!

现在,我们要抓紧时间调整视角:让孤烟把落日一分为二,等到落日与地平线相切,便呈现无与伦比的对称美,自然的风景刹那间变成了几何的图形。一会儿,太阳在下沉时收敛所有光束,突显“残阳如血”的凝聚美,此时万物肃立,目送残阳沉没在沙漠的边缘。仪式过后,那边又泛起一片亮色,天空的云彩又赶来分享其色,纷纷鲜活起来,开始了一场色彩斑斓的,似乎无穷无尽的绽放美……

这里对诗句的美感的多层次分析以窥其艺术意境,也是同全诗的去来龙去脉有机地联系着的:前四句出塞慰劳战胜吐蕃,构成一个动态的行程,变化有致;后两句到了萧关,都护又征战前线,讨得一个燕然刻石记功的口彩,明净利落,不虚此行!



在遥远的北冰洋上有这样一个群岛,它是人类在地球上最北居住点,有着两千六百人,而北极熊却超过三千六百头,是一个真正“熊出没”的地方,更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条法律:岛上不允许死人,不过这条法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打破了,一位年轻女孩在镇后的山上不幸被北极熊咬死了,于是政府再加一条规定:所有人员出镇必须携带枪支。为了一探这传说中的“最北之岛”,几年前我与好友一起踏上了这神秘之地——斯瓦

摄影

小时候过年,若常州的老亲戚家有婚嫁喜事,外公一定带我们从上海坐火车过去捧场,然后住上几日。外公祖居常州武进,沾了历史上修铁路的同乡盛宣怀的光,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戚墅堰竟然也没有一站。

“戚墅堰”三个字既难写又难读,至今印象深刻。比这个站名更让我难忘的,是回沪时的情景。老亲戚总是热情,年糕、厚百叶、菜团子、肉团子……临走一定各种好吃的塞足,大包小包拎着送到站台——由于每年这时都是回乡过年的返城高峰,挤满人的车站仿佛汪洋大海,根本没可能从正常的车门进出,大人们得奋力劈波斩浪,把小孩从火车窗口用力塞进去——这是个恐怖的经历,尤其当你是被塞的那一个……

二十年后,我去泰国南部出差,恰逢当地重要节日。尽管当时媒体铺天盖地警告水灾很可能马上到来,大家最好闭门不出,但从曼谷出发的火车仍坐满了大包小包返乡的人,相当于我们的春运。

火车半路突然坏了,所有人只好等在农田里,眼看天越来越黑,大暴雨也随时降临。泰国人平时温和谦让,但当另一辆过路火车同意搭载我们时,出于害怕被再次落下的恐惧,所有人一拥而上……我也劈波斩浪手脚并用发挥童子功,在好心人帮助下从车窗爬进去,和无数终于可以回家过节的泰国人心满意足挤在闷热车厢里时,不禁好气又好笑:世界各地的人为何永远不长记性,干嘛非得挤在某个时间点做同样的事,包括我自己?

如今不比古代,飞机和高速公路早发明出来了,真的思念亲人,非见一面不可,一个双休日便能做到来回;非呆在一起叙旧,叙到“蜜月期”结束,爸妈态度开始烦躁,一个双休日再请几天带薪假足够。非节日非高峰非旺季非黄

沙枣树生长的地方

蔡旭

哗,这么多沙枣树,椭圆形的果实,粉红色的果皮,乳白色的果肉。有点干。当然了,这里是缺水的荒漠。有点涩。不奇怪,它处在恶劣的环境。有点甜。这才更加难得呀。

在当年驻军的遗址,

道吉日,不但车票、机票、门票、酒店、饭馆都便宜,还没人跟你抢。

心理学有个专业术语叫“仪式化行为”,指那些并没有实际功能性的事,但不做其实际地球都照样转,天也不会塌,但人们就非要在特殊时间或特殊的地点重复做一遍,因为能获得无形的心理抚慰,不做就会超级焦虑——风俗习惯也是其中一种。由于几千年约定俗成,无数人不断重复强化,打破固有思维移风易俗,就变成比移山还难的事,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里感叹: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。

世界哪里的人其实都一样,因为不动脑筋地重复仪式化行为,会带来安慰剂般舒服的心理感受,比如大多数英国人在一年前,还是习惯每天重复一些“看起来很美、其实跟自己较劲”的仪式化行为:必须买纸质报看,到图书馆借一堆砖一样重的书、逛商店超市或农夫市集哼哼唧唧买一堆累半死扛回家……至于微信工作群这样高效的东西,他们既没用过也根本不想用,因为盲目坚信“没啥比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更好的形式”。疫情暴发后,连我认识的一位近90岁的老奶奶,都学会了网上购物、看电子报、订外卖、在线打桥牌、参加虚拟读书会了。

获奖无数的贾雷德·戴蒙德教授认为,纵观历史,能真正推动顽石般社会大踏步前进的力量,除了战争、新技术,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瘟疫。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,中文的“危机”一词,拆开来看,意思是“危险中蕴藏机会”。

假如与疫情互搏的过程,能彻底改变人们几千年来因袭不愿变的旧思维旧习惯,让整个世界高效文明宜人运转,还真是件“塞翁失马”的好事儿,就地过年又如何呢?



牧童登牛好年景

陈钰鹏 篆刻

据说它可作饲料,亦可酿酒、作醋与制酱,还可做糕点等食品……

我惊叹于它顽强的生命力。

不难想象到,它在怎样地抗旱,抗风沙,耐盐碱,耐贫瘠。

在无人居住的山沟,它只是默默地站立,默默地开花与结果。不管有没有人看到,有没有人说到,有没有人知道。它只是在尽其所能地生活与奉献。突然我想起正在参观的地方,是当年部队的驻地。在这里,曾活跃着一群为国守土的官兵……

七夕会

岛上有很多娱乐活动如:狗拉雪橇、雪地摩托、出海观景等,每个活动领队都身挎长枪各一支,短的是信号枪用来吓唬北极熊,长枪就不解释了。为了心爱的风光摄影,我们穿上这辈子见过最厚的防寒服,骑上四轮越野摩托,穿越北极的黑色沙尘暴,顶着狂飙的寒风冲上山顶,却因无法站立而退回海边。此时风停了,沙尘暴也不见了,眼前浮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世外仙境,在绚烂日光下显得格外神秘。

夜光杯